



上海工人哲学论文选

第一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工人哲学论文选

(第一集)

上海出版系统出版革命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工人哲学论文选

(第一集)

上海出版系统出版革命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新华书店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1970年1月第1版

197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2074·347 定价 0.19 元

毛主席语录

让哲学从哲学
家的课堂上和书本
里解放出来，变为
群众手里的尖锐武
器。

学会使用唯物辩证法

——向同志们介绍一组工人学哲学的文章

《红旗》杂志一九六九年第八期短评

(代 序)

向同志们介绍一组工人学哲学的文章。这是上海、北京的工人们写的。他们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用于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唯物辩证法在他们手里变成了尖锐的武器。他们运用这个武器，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阻碍人们革命和前进的各种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分析和解决三大革命运动中遇到的矛盾，教育自己，团结同志，打击敌人，生气勃勃地推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进，推动了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前进，推动人们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

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毛主席一贯提倡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法，以促成事物的革命转化，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一伙则曾经千方百计加以反对、抵制、歪曲，妄图把工人学哲学这一革命的新生事物扼杀在摇篮中。只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今天，才为工人学哲学开辟了广阔的前途。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发展。我们面临着进一步搞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斗、批、改的艰巨任务。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用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即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去认识自己和改造自己，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片面性，是极其重要的。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就提出：“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我们要坚决地、扎扎实实地实现这个思想战线上的战斗任务。有的工人同志说得好：“一分为二是个宝，工人学了分析好，大是大非看得清，革命到底不动摇。”我们提倡工农兵都来学哲学、用哲学，认真学好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哲学著作,逐步地学会使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学会用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去分析问题,改造思想,总结经验,落实政策。领导干部更要带头学,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扫除我们队伍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灰尘,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努力把自己的阶级觉悟、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和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同志写出更多的更为出色的学哲学、用哲学的好文章,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推向前进。

目 录

- “看不惯”与“看得惯”……驻上海外国语学院工宣队 赵国华 (1)
- “谁说了算?” …………… 上海砂轮厂 沙林云 (5)
- 永远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 上海第三钢铁厂 谢佐助 (11)
- 创先进与“保”先进…………… 上海直流电机厂 郑尚友 (17)
- 掌握辩证法 解决“老大难”…………… 上海供电局 齐学彪 (23)
- 印染工艺改革的启示…… 上海第二十二漂染厂 申辉年 (28)
- 东风是怎样吹进门窗来的?
- …………… 上海国棉十七厂四纺工场工人学哲学小组 (32)
- 无政府主义是对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
- …………… 上海东方红造船厂高志仁
天津大沽化工厂工人评论组 (37)
- “管头”“管脚”就是好…………… 驻遵义中学工宣队 李桂芳 (42)

“肯定”和“否定”……	驻复旦大学工宣队 杨大义 宋凤鸣 (46)
“回头看”与“向前走”	工宣东 (49)
“胜利者最危险”	工宣东 (52)
马克思就是能指导“爱克司”	驻复旦大学工宣队 龚群言 (55)
改得合理	上海工具厂 蔡新春 (60)
谈谈“敢”和“怕”	上海重型机器厂 辛学彬 (64)
正确处理“一碗水端平”中的矛盾	
.....	驻上海医械工专工宣队 (67)
“平静”中的“不平静” ...	新华金笔厂工人学哲学小组 (72)
小厂也能办大事	上海第六阀门厂 甘仲学 (75)
“懂”与“不懂”	驻复旦大学工宣队 陈根长 柴纪清 (80)
主机和配件的辩证法	上海合金轴瓦厂 肖志高 (85)

“看不惯”与“看得惯”

驻上海外国语学院工宣队 赵国华

《红旗》杂志编者按：这篇是一位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同志的文章。他对遇到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我们欢迎宣传队队员同志们给本刊写这样的有分析的文章。

我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的许多同志，一跨进上海外国语学院大门，第一个感觉就是“看不惯”。什么看不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生活上谈吃谈喝、讲究衣着看不惯；在学风上，夸夸其谈，脱离实际，对人马列主义、对己自由主义看不惯；在组织纪律上，松松垮垮，逍遥自在看不惯。特别是我们的老工人看到这种情况，总是摇摇头说：“看不惯。”

这是一种“看不惯”。

某些知识分子说：“工宣队强调阶级立场，好是好，就是

有时一些小事也过分顶真。”或者说：“工宣队狠抓作风、纪律，好是好，就是在某些具体情况下不够灵活。”嘴上说得十分婉转，肚子里也是三个字：看不惯。这是又一种看不惯。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对某一种社会现象“看不惯”与“看得惯”，归根结蒂是一个人的社会的经济地位的反映，是由他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我们工人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风看不惯，对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看不惯，就表现了我们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工人阶级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么能看得惯那些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的资产阶级作风和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呢？工人阶级最有组织，最有革命纪律，最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松松垮垮，言行不一，一触犯到“独立王国”的利益就火冒三丈，这些长期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和资产阶级思想毒害的恶果，我们工人阶级怎么能看得惯呢？这就说明，无产阶级看得惯的东西，资产阶级就看不惯；资产阶级看得惯的东西，无产阶级也就必然会看不惯。“看不惯”，这是一种现象，透过现象，我们在“看不惯”的背后看到了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

看不惯怎么办？对待这个问题有三种态度：一种是看不惯就闭眼不看，不批评、不斗争；第二种是看不惯就训一顿，“出出气”；第三种是看不惯偏要“看”——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批判，下决心同那些“看不惯”的资产阶

级丑东西作不疲倦的斗争，并彻底改造之。

前一种是消极的自由主义态度。抱着这种态度的人，不仅不能改造“看不惯”的东西，而且有可能被“看不惯”的东西所改造，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假若你由于看不惯就不去碰它，不去斗争，到后来就会向资产阶级投降。有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有个学生出身于贫农家庭，刚进学院时，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套也“看不惯”，但他并没有觉察到在这种“看不惯”里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因而失去了警惕，解除了思想武装，时间一长，从“看不惯”到“看得惯”，又从“看得惯”到羡慕，觉得人家穿“的确凉”漂亮，自己穿的是土布衣服，土里土气，就偷偷地把土布衣服塞进了箱底，也学起他原来“看不惯”的那种派头来了。这个活生生的事例，不就向那些只是消极的“看不惯”的同志敲起了警钟了吗？

第二种态度是好心办不成好事。这些同志只从“看不惯”的现象出发，不作本质的分析，因此就不会有正确的方法去求得问题的解决。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分析一切事物。“‘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知识分子中有各种不同情况，少数是敌我矛盾，绝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多数或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愿意改造、也是可以改造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某些知识分子所以存在我们工人阶级看不惯的资产阶级思想作

风，这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他们影响、毒害的结果。因此，我们要对广大知识分子认真地作调查分析，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对于极少数坏人，也要靠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充分的材料，准确地给以有力的打击，笼统地“训”并不能击中反革命分子，反而可能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因此，那种因“看不惯”就“训一顿”的简单做法是教育不了人的，也不能暴露敌人，即使训了一下，这种“看不惯”的现象压下去了，那也是暂时的，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

我们很多工人老师傅都坚定地采取了第三种态度，这就是：充分认识工人阶级改造旧世界的主力军的作用，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就是要坚持用工人阶级面貌去改造这些地方。在具体工作中，要掌握毛主席的政策，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开到学校里来，就是要革我们“看不惯”的东西的命，对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实行彻底的、普遍的改革，最终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按照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即毛泽东思想去改变学校面貌，最后从“看不惯”变成“看得惯”，即变成真正是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学校，变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五期）

“谁说了算?”

上海砂轮厂 沙林云

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定案工作中,由谁定案,谁说了算?我们厂争论十分热烈。有人说:“群众说了算。”不同意的同志追问:领导还要不要?有人说:“多数说了算。”另外一些同志就问:少数意见还要不要听?有人说:“领导说了算。”许多人马上顶一句:不要群众怎么行!

通过在热烈的争论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定案工作和其它各项工作一样,必须贯彻执行群众路线,贯彻执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实行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一元化领导。

大家都说这次讨论收获很大。它提出了当前在我们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大胜利中必须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历来倡导的群众路线的问题。

毛主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

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毛主席在这里说的正是群众路线的核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群众说了算”吗？这个说法不全面。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智慧。但这种积极性和智慧需要加以充分的发挥和正确的集中，才能产生改天换地的作用。毛主席教导我们：“**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还要看到：群众中永远会存在不同的意见。有主流，有支流；有正确的，有部分正确的，有不正确的，必须加以区别。有的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有的是不同认识水平、认识程度的分歧。工人阶级内部也同样存在这样的矛盾。就拿我厂来说吧，同样是革命职工，思想、认识也不一致，对同一个定案对象，往往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敌我矛盾”，又有人说是“人民内部矛盾”。到底谁的对？在这时，如果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正确的集中，就会造成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这不仅会压制正确意见的发扬，挫伤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还会被一小撮阶级敌人钻空子利用。因此，否定无产阶级的集中，也就否定了无产阶级的民主。我们应当执行毛主席的教导：“**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这才是正确的态度，这才是完整地执行了群众路线。

“多数说了算”吗？这种说法也带有片面性。它只说明了数量多少的关系，忽视了正确与错误的分析。从根本上说，只有符合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利益的政策，才是正确的政策。从某一个具体问题上说，则可以有两种情况：即一种是，多数人的意见是正确的；另一种是，真理却暂时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我们厂在对一个审查对象的定案过程中，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多数群众认为这个对象罪行严重，民愤很大，要求从严处理，逮捕法办；也有少数群众认为，罪行固然严重，但经批斗，尚能低头认罪，与顽固不化的有所区别，可予以适当的从宽处理，交群众监督改造。厂革委会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经过反复研究，采纳了少数群众的意见，又放到群众中讨论，最后，广大群众一致认为，厂革委会“集中得好”！在这里，少数人的意见符合毛泽东思想，代表了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就是代表了大多数群众。这种情况下，只有经过充分的反复的民主讨论，才能判断哪一种观点比较正确。

那么，是不是某个基层单位的“领导说了算”呢？当然不是。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一切指示，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战斗号令，我们双手拥护，坚决照办。我们坚决维护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一元化领导。基层单位领导机关意见对不对，首先要看一看它是否符合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的就坚决执行，不符合的就不能“说了算”。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

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领导机关好比一个加工厂，如果不依靠群众，不了解下情，没有数量足够和质量适当的原材料，就不能产生正确的决定和措施。就好比我们制造砂轮没有砂子，结合剂再好，也做不成砂轮。离开了群众，离开了充分发扬民主，只能是假集中，空集中，错误的集中。正确的集中，只能是以最大的热情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基础上的集中，只能是符合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集中，即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集中。因此，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按照毛主席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伟大教导，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充分听取意见，把群众中分散的、无系统的、但是包含着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的意见，用毛泽东思想加以总结和概括，“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去，使集中起来的正确意见，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在这同时，对群众中某些虽合理但一时做不到、或在局部看来可行而在全局看来是不可行的意见，加以耐心的解释；对错误意见则应以热情的态度给予必要的帮助。总之，对群众中的任何意见，都必须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和总结，这才是做到了“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这才是正确的集中。

是否正确地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政治路线问题。多年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或者宣布“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鼓吹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或者鼓吹“驯服工具论”，镇压革命群众，扼杀无产阶级民